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官闾典

(二)



宮闈典

各部部名上所冠數字係在本典之原部次各部部名下所附數字係在本典統編頁次之起頁

- 一 宮闈總部一
- 二 太皇太后部七二
- 三 太上皇部二一七
- 五 皇后部二六五
- 九 東宮部五八五
- 一三 公主駙馬部八二六
- 一四 外戚部一〇〇四
- 一五 宦寺部二〇〇
- 四 皇太后部一五五
- 六 妃嬪部四六五
- 一〇 東宮妃嬪部七八八
- 七 宮女部五四二
- 一一 皇子部八二二
- 八 乳保部五七一
- 一二 皇孫部八二二

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目錄四十卷(部)東漢書

中國學譜
古今圖書集成
鼎文書局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宮闈典

第四十四卷目錄

皇后部紀事

皇后部雜錄

皇后部外編

宮闈典第四十四卷

皇后部紀事

太平御覽東漢馬皇后美於包厚於德帝用焉之書從觀廣舞像見魏皇女英帝指之戲謂后曰恨不得如此人為妃又前觀陶唐像后指曰堯夫羣臣百姓恨不得為君如是帝頷而笑

後漢書胡廣傳順帝徵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其知所建議欲採焉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度史敞上疏諫曰竊見昭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重神廟祿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特神任意既不必當賢就值若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倪天必有具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均以親親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倉汗往而不返昭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遠深責重是以冒昧陳聞帝從之

應奉傳奉拜從事中郎郭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於鄭漢立飛燕成帝

齊嗣祗紀母后之重典廢所因宜思闡維之所求遺

五禁之所忌帝納其言竟立黃皇后

拾遺記獻帝伏皇后恩慈仁明有關於內則及象與為李愷所敗晝夜逃走官人奔竄萬無一生至河無舟楫乃乃帝以濟河河流迅急恐惶竟跣下如有乘踐則神物之助焉兵戈逼岸后乃以身擁護於帝帝傷趾后以繡被拭血剖玉以覆於瘡處手而急以淚滴帝衣及面淨潔如浣車人歎服雖亂猶有明智婦人精誠之至幽祇之所感矣

煙花記吳主亮隔池觀竹既枯后每思其舊夜不能寢帝為作薄玉龍數十枚以縷線懸於簾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取用龍以什駿代

晉書載記劉聰如中護軍斬卑第納其二女為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邑也數月立月光為皇后尊以皇后新氏為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為左皇后右貴嬪劉氏為右皇后

前趙錄劉氏為右皇后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窮一人之欲也晉氏開國處視百姓如草芥故上天動絕其祚特祐聖懷養生引傾庶幾

恩廣懷更生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諸君惟茲痛心痛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殯無綈綈蓋逆聖臣之請乃遷南北一宮今光極之前足

以朝聖臣聖國光昭德溫明已獲足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以來外珍二京不世之冠內典

殿殿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典饒運不思假僮疾疫

死亡相繼兵疫於外民怨於內為之父母固若是乎

伏聞詔旨將營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榮為子來者也藉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况有晉遺類西據關中南據江表李雄奄有巴蜀王浚劉琨窺許嚴石勒曹真賈纂蘇峻陛下釋此不憂乃更為中宮作殿豈目前之所急乎昔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恩役之後四海之富天下之殷泉帛流行尚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歷代比美述垂不朽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承荒荒之餘所有之地不過太宗之二郡嚴守之備非特御奴南越而已孝文之廣思費如此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

昧死犯顏色冒不測之禍也聰大怒曰朕為萬民主將營一殿何問汝風干乃敢妄言沮衆不殺此鼠子朕何當得成命左右曳出斬之并其妻千梟首東市使羣臣共穴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領腰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大

司徒任顯光疎大夫朱紀左僕射范隆驛騎大將軍河間王易等叩頭流血曰元達為先帝所知受命之初即引置門下盡忠竭慮知無不言臣等竊諫苟安每見之未嘗不發憤令所言雖在直願陛下答之因陳勝而新列卿共如後世何聰默然劉后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勸左右停刑手疏切諫聰怒乃解

具奏

中常侍王沈奏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以爲左皇后
 尚書令王覽中書監陸機之中書令曹芳等謀曰臣
 聞王者立后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
 生承奉廟母臨天下匹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
 名著國聞令淑乃嗣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
 文造周姬氏以興開離之化行則百世之祚永承成
 帝任心裁欲以趙飛燕爲后使皇后絕滅社稷爲傾
 有廟之隆若彼大漢之禍如此自歸嘉以來亂淫於
 中宮之位不以德舉擬沈之女弟利徐小體猶不
 可以汚廟廟而慶慶况其家將耶六官妃嬪皆公
 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婦主之何異象極王黃而對廟
 木朽植哉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覽之大怒使中常
 侍宜權謂太子架曰聖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
 無君臣上下之禮其違考竟於是收聖等送獄金紫
 尤錄大夫王延壽將入陳門者弗通聖等臨刑王沈
 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屈乎乃公何與改事聖
 目吐之曰聖子滅皇漢者正坐汝風聲與新耳聖
 當斬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聖謂聖曰吾受詔
 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漢誠由吾何也聖曰汝殺聖太
 弟使主上復不友之名國家有甚汝豈何得不誠
 之謂聖曰汝殺聖復形必爲國患改改食人人亦當
 食汝皆斬於東市五月聰立中常侍宜權養女爲中
 皇后

之嗣太弟何者故陛下百年後衆兄弟必無損也
 願陛下深思之聰亦信之曰然吾當徐爲之計后曰
 事久發生太弟兄衆兄弟並大必有不妥之志矣或
 有小人構間其中未必不禍於今日也妾聞陛下
 說聰公一何相似似爲陛下素心聰心然之后至嘉
 平二年春正月卒聰曰武元皇后
 劉聰后劉氏武宣皇后新與人偶太保劉駿小女名
 婕妤聰幸甚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
 母恆止之數玩偏屬每與諸兄弟弟論經義聰聰
 然兄弟深歎之性孝友美風儀進止如珪璋聰聰
 倍立納爲右貴妃未幾立爲皇后聰聰聰聰聰聰
 後庭廷尉陳元達鎮腰切聰聰大怒曰朕將營二宮
 曾問汝風于乎命左右將斬之時后在後堂聞之密
 遣中常侍教左右停利於是手疏啓曰伏聞故旨將
 爲營殿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且四海未一願難營
 繁立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計也陛下當加意實
 而反欲謀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
 不顧其身也而人君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爲
 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者
 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危者由妾天下之罪
 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
 由婦人每覽古事念之不已何意今日妾自爲之使
 後人視妾猶妾之視前人也妾復何面目仰侍巾櫛
 請歸死此室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聰之憂色大司
 徒任顯等復叩頭流血固請不已乃徐曰朕比來微
 得風惠喜惡過差不復自制元達忠臣也朕未之察
 諸公乃能破首明之誠得輔弼之義也朕愧於心

何敢忘之命顯等冠履就坐引元達而贈之以后表
 示之曰外輔如公等內輔如后朕復何憂后聰聰聰
 後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
 妙英字麗芳亦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
 過於後初與姚同宮拜左貴嬪尋卒爲追諡武德皇
 后
 劉聰獻文皇后羊氏即晉惠帝后也名獻太山南
 城人祖瑗父元之以晉太安元年立爲皇后初入
 宮衣中忽有火光衆咸怪之恪爾之附遂沒於麗
 僂僂位立爲皇后因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后
 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
 爲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之使孝子
 辱於庶人之手妾於爾時實不欲生何爾復有今日
 妾生於高門意爾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已來始
 知天下自有丈夫耳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聰
 子以顯光初五年卒爲顯獻文皇后
 獻烈皇后劉氏少孤爲叔父中司徒劉秉所養
 顯光初八年立爲皇后明年薨疾及篤顯親省屬之
 同其所欲官劉氏曰妾叔父無子妾少養於叔
 父思報其隆無以報能願陛下貴之妾叔父女芳有
 德色願以備後宮願許之育於而卒爲顯獻烈皇后
 劉氏名芳侍中劉曜女年十三長七尺八寸垂手過
 膝髮與身齊先皇后劉氏死顯追命之是以光初十
 年立爲皇后妾德才已過於別宮
 後顯僂石虎建武二年始皇后浴室三閣得僂僂字
 植僂僂起雕彩刻僂僂僂僂室中臨池上有石鉢
 別爲浴室有四時浴室皆用瑤石琢成爲僂僂或以

琥珀車渠爲瓶杓夏則引外溝水以納於池池中皆以紗數爲囊盛百雜香漬於水底或用葛爲囊盛水之時作銅屑籠數千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於水中則池水恆溫引浴室中名曰燒龍溫池又用文錦步障蔽浴所與宮人龍嬖者解縵服裏戲園於日夜名曰清漪浴室浴罷洩水於宮外水溝之所名溫香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怡悅獨有金銀盤雲母鏡數百乘皇后出來高輦或乘文武玉輅或乘綠漆臥轎以雲母代紗中外四衆皆通徹明亮又以胡粉和椒塗壁名曰椒房張射後劉驥幼女安定公主年十二有殊色納於虎虎嬖之子世封齊公射以虎年長多疾欲立世爲嗣冀劉氏爲太后已得輔政乃脫虎曰陛下再立儲宮其母皆出自胡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虎再與羣臣議於東堂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潑其腸何爲事生居子兒年二十餘輒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議殺公卿上疏請立世爲太子大司農胃其不肯署名虎使張射問其故其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故不敢署虎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意矣可令諭之遂立世爲皇太子以昭儀爲皇后

爲長樂公妃太安初立爲皇后恭容永毅不據長子即皇帝位改元中興將以楊氏爲上夫人楊氏不從引劍刺永爲永所殺登既嗣位追諡曰哀平皇后符登后毛氏武都人河州牧毛興之女也美而勇壯善騎射太初二年立爲皇后其四年登留毛氏及寵重於大界營姚襄率兵襲之登墜既陷襄入其營毛氏猶擊弓跨馬率壯士數百與襄交戰殺賊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襄所執毛氏有姿色襄欲納之毛氏罵曰天子皇后安肯爲賊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襄無道汝先已害天子今又欲辱皇后皇太后土寧容汝乎襄怒殺之

後燕慕容垂后段氏遼西鮮卑段末柸之女也垂爲吳王時立爲王妃生子令寶段氏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太后可足渾氏渾氏街之僑又素不平於垂中常侍淫暗因希偶告段氏及吳國典書令遼東高弼爲弼讎欲以連汚垂遂收段氏及弼下大長秋及廷尉治之段氏及弼志氣慷慨然於無撓辭持操甚惡垂之私使人謂段氏曰人生會當一死何堪楚毒如此不若引服段氏嘆曰吾豈愛死者耶若自誣以惡逆上辱祖宗下累於王故不爲也辨各益明故垂得以免禍而段氏竟死於獄中垂出爲平州刺史還鎮遼東垂以段氏女弟爲嬖室可足渾氏諷之以其妹長安君妻垂垂不悅由是渾氏益惡之密謀殺垂垂遂奔秦及即位追諡段氏曰成昭皇后

垂后段氏字元姬遼西鮮卑光祿大夫段儀之女也少而婉慧有節操嘗謂其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曰妹亦不爲庸夫婦人聞而笑之內黃人張定善相見儀二女大驚曰君家大典當由二女儀深異之至年二十餘而不嫁儀子倫問儀曰張定何知而拒求者儀曰吾女志氣不凡故且即爾以擇良配既而垂納元姬爲嬖室遂有珠簾及帔即帝位開拜爲皇后范陽王亦聘季妃姊妹皆爲皇后卒如其言先段氏生子令寶元姬生子朗璽璽隨姬生子麟璽璽隨璽初爲太子有美顏色而荒忽中外失望元姬嘗言於垂曰太子資質寡柔而不斷遣承平之世尼爲神明之主今國步艱難非賢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安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麗二王陛下之賢子宜擇一人付之趙王麟奸詐懷復陛下下一旦不諱必爲國家之患此陛下之家事宜早圖之垂不悅寶善事垂左右左右多譽之故垂以爲賢其後元姬又言之垂謂之曰汝欲使我爲賢公乎元姬泣而退告其妹季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爲社稷計言之主上乃比吾爲賢我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憾及垂死寶嗣立使麟謂元姬曰后嘗謂主上不能嗣守大業今竟能否宜早自裁以全段宗元姬怒曰汝兄弟尚逼殺其母兄能保守先業乎吾寧受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發寶議以元姬璽嬖嬖無母后之遺不宜成喪章臣咸以爲然中書令陸追勸言於朗曰子無母之義漢世安思閹后親廢帝帝得配享太廟况先后懷昧之有虛實尚未可知宜依閹后故事寶從之乃成喪追等諡曰成哀皇后其後繼果作

五八 國事集

亂黃李被殺後復得稱尊號於元妃之宮
 後燕歸后小荷氏故中山尹讓之幼女也名曰蘭
 英納為貴嬪寵愛踰於其姊立為皇后后好游田
 畝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渤海百姓苦之
 士卒為射復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及熙隆高句
 麗以特氏後至於遼東為衝軍地迫以攻之城且陷
 麗日特刺平定城服當與后乘輦而人不聽將士先
 登由是城內嚴備攻之不克然乃引還又為特后起
 承奉殿高承光一部貢士於北門土與殺同侯宿衛
 典章杜絕棺槨閣上書極陳熙隆大怒斬之特后嘗
 季夏思漢彌贈仲冬思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之不
 得則加之以大辟其虐也如此未幾特后死熙隆號
 辭編若喪考妣其尸而哭之曰體已就命遂斷
 矣於是輟仆氣絕久而復蘇大殮既訖復居其棺而
 與之交接服斬衣食粥制百僚於宮內設位哭臨
 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為忠孝如其
 無也則加以罪辜臣等懼莫不合幸以為淚高陽王
 隆起張氏熙隆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隆將以為特氏
 之嫡欲以葬之乃毀其襪中得數錢以蠱呪
 遂賜死三女叩頭求直熙隆不許制公卿以下至兵民
 戶率皆舉哀哭府庫下餽三泉則輪數里內則備
 蕭尚書八座之象熙隆監作者曰汝等善為之朕將
 隨后入此陵矣議者以為不祥右傳射草莽一等
 並種為翰林浴後命號特氏墓曰徽平陵及葬熙隆
 乘輦步從后乘輦車高大北門而出長老竊
 謂曰日暮若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會中衛將軍馮
 麟督門作亂熙隆后於南苑收髮實甲馳還廷

難及其北門不克葬為殿等所殺及奪棺立熙隆特
 后其葬之於徽平陵
 後涼錄呂纂妻楊氏弘農人尚書右僕射楊桓之女
 也咸寧元年立為皇后楊氏美貌有義烈纂為趙所
 刺楊氏命禁兵討之殿中皆其黨與與有應者將軍
 錢益多人斬纂有楊氏泣曰人已死如土石無所復
 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益多罵之楊氏與婢十數人
 縶纂於城內將出宮起悉其珍寶出外使人搜索
 之楊氏厲聲責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用我且
 夕死人用金寶何為起慚而退又問楊氏王璽所在
 楊氏怒曰已毀之矣起見其有邑欲納之謂其父桓
 曰后若自殺禍及卿族桓以言告楊氏楊氏曰大人
 本賣女與臣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復使女辱於
 二氏乎桓不能強遂自殺曰穆后
 南齊書陸澄澄字彥祖吳郡吳人也宋泰始初為
 尚書殿中郎肅皇后諱及下外皆依著稱姓左丞徐
 愛家司馬孚諱皇后不稱姓春秋逆王后於齊澄不
 引典據明而以意正諱坐見官白本領職
 荀濟書孝宣皇后性嗜鸞鵠卵永明九年詔太廟
 祭后廟鸞鵠卵云
 誠齋雜記沈氏者望蔡侯君理女也以張貴妃權寵
 動經半年不得御陳主當御沈后處暫入即還謂后
 曰留人不留人不留人也去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
 處后答云誰言不相惜見辭倒成羞情知不肯住致
 我若為留
 隋書何妥傳周武帝授妥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
 后以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

明倫彙編宮闈典第四十四卷皇后部

有五妾殺曰帝德四妃齊又二妃亦何常數則是封
 襄城縣伯
 大業誌記大業元年九月車駕頓自渭渠口下乘小
 朱航行次洛口御龍舟皇后御翔麟舟
 皇后御大水殿名翔麟舟其殿角有九百人又有小
 水殿九名浮東舟並三重珠網綳結已下殿角為兩
 番一撥一番一百人
 大唐新語太宗嘗親朝自營教却此因舍漢文舊皇
 后開離廟作陛下太宗曰魏徵每延辱我使役常不
 得自由皇后退朝服立於庭太宗嘗曰何為者是對
 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敢得盡言言
 微後宮焉敢不實於是太宗意乃釋
 西陽雜俎則天初誕之夕雄雉皆鳴右手中有黑
 毫左旋如黑子引之尺餘
 駱賓王為徐敬業作檄極陳大周過惡則天覺其
 眉不肯讓人孤嫺偏能賦主殺笑而已至一怪之士
 朱乾六尺之孤安在不悅曰李相何得失如此人
 舊唐書中宗本紀景龍二年皇后言天中書上有
 五色雲起帝令畫工圖其狀以示百僚乃外五品已
 上官母妻各加邑號一等無妻者賜授天下婦人
 八十已上版授縣縣等第
 桓彥範傳中宗即位以彥範為侍中封魏郡公賜實
 封五百戶上書戒帝曰日以驕驕為始官后妃者人
 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身之與以是美而周之典以
 任妃榮升南泉賜附未嘗相祖祖國始齊齊侯其
 陛下臨朝親政皇后必當權上頂賜事能屈
 古王者謀及婦人皆被國公身便權國則國敗

第二四八冊 之五五

一八八 陽曆一九一五年

陽曆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
書曰乾綱之義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有婦
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為重令皇后無居
正殿于外朝深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這路
婦人皆云妖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與
演說朝政陛下當輕聽微服幸其居上下打漫君
臣虧替臣謂興化致治以康又圖來者蘇進善而棄
惡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
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誅且有變陰惡務本願
早裁之帝晨昏扣左右不能有所省納

明皇十七事元獻皇后得幸方顯元宗權太平之忌
欲令服藥除之而無可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太子
宮中元宗從容謀及說說贊其事他日說又有事入
侍因懷去貽藥三劑以獻元宗得其藥喜盡出左右
無攝火殿中煮未及熟忽而假寐影響之際有神人
長丈餘身披金甲操戈繞梁三匝藥盡覆而無遺焉
元宗起疑其之復增大又投一劑煮於鼎中因就榻
解目以候之而神復見覆藥如初凡三煮皆覆乃止
明日說又至因告其詳說降降拜賀曰天所命也不
可去之厥後元獻皇后忌食酸元宗以告說說因進
經陳補木瓜以獻故開元中思澤其能及肅宗之與
說子均均若親戚兄弟云

舊唐書肅宗本紀上元二年建巳月壬子楚州刺史
崔悅獻定國寶玉十三枚十一曰皇后保赤劍長五
六寸細如絲屈其末似真金又似銀
十國春秋前蜀皇后金氏名飛山成都人也父某農
東顧饒無子與婦相敬如賓婦懷孕十月身時

忽大風雨兒赤龍繞庭而生后是日有山飛至后家
因名焉年十六姿容絕世兼擅機事乾德初進入掖
庭及高后廢冊立為皇后后亦坐廢貴妃錢氏為力
辨復正位中宮咸康元年隨後主降唐死之
南唐元敬皇后朱氏小名福金江夏人烈祖受禪立
為后左右稱贊多所弘益烈祖常曰吾思有未達后
已悟矣昇元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后以死諫
者甚衆及晏駕中書侍郎孫晟懼東宮舊僚用事欲
奉后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為之

光穆皇后鍾氏父秦華初配元宗義祖見而歎曰非
此兒不敵此女元宗即位立為皇后后少長富貴不
事玩好副拜大綽號如也既居大位歲時賜予必先
諸婦嬪然後及宮中准上兵起后為損常靡不舉樂
者數月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
歸皇宮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為壽元宗前元
宗欺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蓋元宗實惜之器也后
于采戲奏樂靡不妙絕唐書周后本元宗幸南
都詔音存問以令婦稱後主嗣位冊立為后后寵
專房劇為高貴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為新聲
雲夜酣宴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為新聲
則可矣后即命腹中無音聲無伴思俄頃清
成所謂遊離舞破也毛氏傳云又有恨來
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為大曲風靡
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殯葬以琵琶為之於地開元天
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于國工曹
生飲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乃度急何也曹

生曰昔諸實後宮中有人易之非曹微也後主以居
好音律因不耽嗜廢政事監御史張柬之等謀誅周
三十足以除放言然不為報也宋徽宗後主朝
拜視食藥非甜書不進服不解體者累月后疾已革
猶不亂謂後主曰婢子多幸托質君門藉寵寵寵十
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此所不足者子壽身弱難復
報德親取元宗所賜琵琶及平時約誓玉環為後主
別又作書請葬葬越三日沐浴祔廟自內含玉璽於
瑤光殿之西室時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也年二十

有九難懿陵陰日昭惠後主哀苦傷神扶掖而起自
製誄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局檀槽琵琶同葬又作香
燭之自稱錄夫煙其辭數千百皆極酸楚決曰天長
地久嗟嗟慈民時欲既廢應歎料粉黛情故是廟事
未津貨盡世遂樂於愁愁沈為送免茂夏周春年爾
念願得故忘新圖景頗岸世間川奔外物交感舊傷
昔人說夢高唐賦將洛浦漂漂平虛亦個終古况我
心推與京有地若何幸處子仇能窮窮難進不藏
于世玉潤珠圓雖然破碎榮華儘得傳其味更難續
挺秀婉變同掃配不至為惡或無傷無傷矣後主
惟常環環愛節連次有章合璧發笑權秀芳雲雲
團團影影飛光情滿春嬌愛語風香環環雲雲金台
昭輝婉容無犯均數多方花莊獨獨捨我何期實我
新得慈憐情好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嬌花使仰同心綢繆是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
如何不終往苦嗎呼真寵恐心既隨華愛克全感動
柔握力折危言遺精時時哀悵悵悵何為忍心寬此
哀編絕絕易連連城易脫實日能容壯心是醉信矣

日三二年間為皇后大有七年組

聞見前錄河內節度使李守正子婦符彥卿女也相者謂貴不可言守正曰有婦如此吾可知矣乃決意領周高祖為繼密使討之城破舉家自焚符氏坐堂上不動兵入叱之曰吾父與郭公有舊汝輩不可以無禮見加白公命樂世宗納之後為皇后

周見後錄東坡在翰林院中使宣召入對宣仁后曰神宗若文字每日秀才未及進用學士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東坡下拜謝即前金蓮通殿歸院東軒筆錄其宗晚年欲策后時王旦為宰相趙安仁參知政事將問執政會王旦告病去遂獨問安仁曰朕欲以貴妃劉氏為后卿意何如趙對曰劉氏出於側微恐不可母儀天下與宗不傳謝曰以趙之語告王旦公欲若其公曰陛下姑問安仁意欲以何人為后與時上果以貴公之言問趙對曰德妃沈氏乃先朝宰相沈倫之妻宜可以作配聖主與宗頌曰以請為公壽公曰臣固知如此蓋趙安仁嘗為沈倫門客其素深以為器未幾罷安仁參知政事轉一官為天

曹扶侍使劉氏克立即明肅太后也其公權自此重固

龍川別志章獻垂簾有方仲弓者上書乞依武氏故事立劉氏廟章獻覽其疏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裂而擲之於地仁宗在側曰此亦出於忠孝宜有以旌之乃以為開封司錄及章獻崩歸為汀州司馬程琳亦嘗有此疏而人莫之知也仁宗一日在道英謂琳

官曰程琳心行不忠在章獻朝嘗請立劉氏廟且獻士謂時王洙侍讀聞之仁宗性厚厚琳竟至宰相

蓋無宿怨也

王沂公為相兼玉清昭應宮使宮焚而罷呂許公當國是時太后臨朝仁宗尚幼公能以智輔睦二宮無纖毫之隙及許公薨仁宗方視朝憫久之顧左右大臣曰呂夷簡死誰復能辦大事者及舉哀哭之甚慟遂以祭器置靈柩其家張公安道時攝太常卿親見其事其後奉敕撰許公神道碑其家欲言和協二宮事安道于上前質其虛實上不喜曰吾不能復記此事良久乃曰明肅章獻嘗自言夢周王祐與子來告將脫生則王宮中時九初始生王祐與子來告相者二后欲取入宮養之呂夷簡爭之乃止上所言如此則許公信有力矣

章獻既歿或疑章懿之喪仁皇遺李用和發其葬視之容貌如生使者馳入奏仁皇於章獻神御前焚香泣告曰自今大娘孀平生分明矣仁宗謂劉氏大娘孀楊氏小娘孀

聞見前錄熙寧間梁丞相通鑑閣光獻后有旨於相國寺飯僧齋禪宗曰豈以梁道為仁宗有相耶后曰微梁道吾無今日矣帝問其故曰吾初冊后仁宗一日對宰相言朕居中央左右前後皆皇后之黨事相陳執中請付外施行梁道道曰閣巷之人今日出一妻明日又出一妻猶為不可况天子乎執中之言非是仁宗不語久之曰梁道忠言也

歐武京兆李植字化先觀察使士衡之孫自少年好道不樂婚宦初為侍禁約婚慈聖聖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前驚走趨避之後即時遣父母家俄還為后焉

避暑漫抄慈聖光獻皇后在父母家時與羣女共為然錢之戲而後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及晚疾病急頓左右問此為何日左右對曰以十月二十日實太祖大忌日也后領之乃自語曰只此日去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蓋謂不欲別日立忌使百官有司有奉獻行香之勞也遂以是日崩

石林燕語元祐初哲宗將納后得狄路女趙仁意阿之而進出過房以問宰執或曰動臣門閥可成王彥家為養德密院曰在體問名女家答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列外氏官諱今以狄氏為可將使何辭以對宣仁默然遂罷議

聞見後錄先人在元符年奏書直宣仁后事刑部有罪籍者三十三不敘職者解籍籍三十年奏書也國有謬謬豈可直先人疾病極其書曰但俱有歲山中耳上聖明元年之二日詔揚宣仁后之功削降議下有司索先人辨誣先人既薨子兄弟追懷遠慮未敢上有司急以復命則奏曰與其藏諸名山為百世未見之書曷若上於公朝補一代不刊之史以昭褒貶著作之庭謹按新史亦作辨誣一書者得於先人辨誣者每曰河南鄭某云初無先人斥一時用事者之言也用事者之家惠子兄弟近疑一書以誣誣又疑矣故具列上元年二月詔哲宗實錄會丞相以下文字以明今日正論不獨自先人辨誣出云

建炎元年五月二日門下中書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哲宗有安社稷大功蓋應褒祔征伐聖德著在國史以歟後世可令國史院別置官撰實刑修傳告天下其蘇軾下邪惡蘇軾正論

避暑漫抄慈聖光獻皇后在父母家時與羣女共為然錢之戲而後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及晚疾病急頓左右問此為何日左右對曰以十月二十日實太祖大忌日也后領之乃自語曰只此日去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蓋謂不欲別日立忌使百官有司有奉獻行香之勞也遂以是日崩

石林燕語元祐初哲宗將納后得狄路女趙仁意阿之而進出過房以問宰執或曰動臣門閥可成王彥家為養德密院曰在體問名女家答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列外氏官諱今以狄氏為可將使何辭以對宣仁默然遂罷議

聞見後錄先人在元符年奏書直宣仁后事刑部有罪籍者三十三不敘職者解籍籍三十年奏書也國有謬謬豈可直先人疾病極其書曰但俱有歲山中耳上聖明元年之二日詔揚宣仁后之功削降議下有司索先人辨誣先人既薨子兄弟追懷遠慮未敢上有司急以復命則奏曰與其藏諸名山為百世未見之書曷若上於公朝補一代不刊之史以昭褒貶著作之庭謹按新史亦作辨誣一書者得於先人辨誣者每曰河南鄭某云初無先人斥一時用事者之言也用事者之家惠子兄弟近疑一書以誣誣又疑矣故具列上元年二月詔哲宗實錄會丞相以下文字以明今日正論不獨自先人辨誣出云

建炎元年五月二日門下中書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哲宗有安社稷大功蓋應褒祔征伐聖德著在國史以歟後世可令國史院別置官撰實刑修傳告天下其蘇軾下邪惡蘇軾正論

行禮仍不得引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故

擇屬三條外祖曾空青任知信州日嘗掛育仁聖烈
顯降以進於高宗皇帝首尾詳令備錄之切伏惟
命宣仁聖烈皇后遺無恨之謫四十餘年陛下踐阼
之初首降德音昭示四方明父母保祐之功除舊臣
貪天之惠慈慈感斷風動天下薄海內外鼓舞懽呼
小臣之微嘗冒死於建炎元年八月內備錄先臣
遺記扣閣以陳蓋自紹聖以來大臣報復元祐私怨
違為滔天之謫上及宣仁先臣某方位權矣論議為
多臣於家庭之間固已與聞其略而先臣親書記錄
尤為詳盡其後格調微文及甫等偽造之書附會聲
立之謗當時用事之臣至以謂神考非宣仁所生以
實懷播磨立之跡欲以激怒哲宗稱哲宗皇帝天壽
仁壽清照聖安而又先臣每事極論痛仇賊謀故於
宣仁終不能遂其姦計是時蔡京橫道仁宗欲以庶
人之禮改葬章獻章在施之宣仁先臣所陳乃以謂
天命何可移易宣仁必無此心乞查論三省於詔命
之中推明太母德意時哲宗聖諭云宣仁乃婦人之
身又將京以謂不誅蔡京則天下根本未正先臣
所陳乃以謂就令楚即有謀亦當極密客路豈能傷
先帝尊愛兄弟之恩亦恐形迹宣仁上聖聖德時哲
宗又有他必不知之語雖追貶王珪力不能回而於
珪實屬中猶用先臣之言增四句云昭考與子之意
素已著明太母愛孫之慈初無間隙哲宗至再三稱
善元祐之末太上皇帝踐阼欽聖獻肅垂簾之初先
臣又書陳三言言元祐廢立之事欽聖云允他禮堪
豈有此意又云無此事又云當時不問誰說及此

事蓋欽聖受遺神宗同定大策禁中論議無不與聞
歎息驚嘆形於聖語遂因之狀明白可知建炎軍之
後蔡京用事首逐先臣極力傾擠實之死地一時忠
良相繼斃單方遂其指鹿為馬之計豈復以投風忌
器為嫌顧倒非甘心快意至與蔡蔡等撰造官禁
語言事遂加誣欽聖欺罔上皇以誣毀蔡蔡國史所
載臣雖不得而見然以紹聖不得伸之義謀施於崇
寧擅權自肆之役其變亂是非巧肆誣詆亦不待言
而後知也然彼不知者公論所在判若黑白於陛下
聖德亦已久矣又况二聖玉音如在先臣記錄詳
乃欲以一二姦人之言欺天罔地成其私意今日之
敗必至之理也本末事實盡載先臣三朝正論伏望
聖慈萬機之暇特賜有覽付之外廷宣之史官播告
中外使天下後世曉然皆知哲宗仁孝之德初無疑
似欽聖欺罔之語深切著明而四十餘年間止緣二
三姦臣賊子與詭譎以報報之怨貪天之功以
掩掩之功使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大德返還運履
今者考正是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
日月之光旁燭四海煌煌萬世與天地合德於無窮
也先臣不昧亦敢舞於九泉之下矣此結與三年五
月也三朝正論士大夫家往往有之
閱見前錄元符末上皇即位皇太后垂簾同聽政有
旨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自端華宮入居禁中
時有給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
之理程伊川先生謂伯溫曰元祐皇后之言固也論
者之言亦未為無理伯溫曰不然禮曰子甚宜其妻
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

明倫彙編宮闈典第四十四卷皇后部

婦之禮焉皇太后于哲宗母也于元祐后姑也母之
命姑之命何為不可非上以叔嫂嫂也伊川喜曰子
之言得之矣相繼斃單方遂其指鹿為馬之計豈復
以投風忌器為嫌顧倒非甘心快意至與蔡蔡等撰
造官禁語言事遂加誣欽聖欺罔上皇以誣毀蔡蔡
國史所載臣雖不得而見然以紹聖不得伸之義謀
施於崇寧擅權自肆之役其變亂是非巧肆誣詆亦
不待言而後知也然彼不知者公論所在判若黑白
於陛下聖德亦已久矣又况二聖玉音如在先臣記
錄詳乃欲以一二姦人之言欺天罔地成其私意今
日之敗必至之理也本末事實盡載先臣三朝正論
伏望聖慈萬機之暇特賜有覽付之外廷宣之史官
播告中外使天下後世曉然皆知哲宗仁孝之德初
無疑似欽聖欺罔之語深切著明而四十餘年間止
緣二三姦臣賊子與詭譎以報報之怨貪天之功以
掩掩之功使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大德返還運履今
者考正是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日月
之光旁燭四海煌煌萬世與天地合德於無窮也先
臣不昧亦敢舞於九泉之下矣此結與三年五月也
三朝正論士大夫家往往有之閱見前錄元符末上
皇即位皇太后垂簾同聽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后
孟氏位號自端華宮入居禁中時有給其不可者曰
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理程伊川先生謂
伯溫曰元祐皇后之言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為無理
伯溫曰不然禮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
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

第二四八冊 之五七

以奉慈廟婦不哭臨除之

后見秀才巾服與齊吏同乃更製巾藍衫令上著之上曰此真儒服也遂頒天下

大政紀洪武四年正月戊戌製玉圓記二陽中宮文曰厚載之記

洪武五年五月上憂天久不雨命皇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皇后具冠服賀曰妾侍陛下二十年每見愛民之心奉養於念慮之間今茲天旱陛下誠言所早天心威格遂致雨澤之應民得足食妾敢進賀上曰人君所以養民也民與君為一體民食有缺吾心何安幸天垂念獲茲甘雨吾何德以堪皇后能同心憂勤天下國家所賴也

碧里建存聖母仁孝文皇后武寧王之女也精通內典在燕邸時嘗夢白衣大士授以經一卷謂之曰汝他日當正位中宮誦此可以禦難夢中誦之一過覺而書之凡數千言不遺一字達命之曰觀音夢成經自製序文宣入大藏余嘗得而伏讀之深淨精微深入三昧不減闍闍諸經信非神聖不能為也後聖母端坐而逝殿後嘗有御製記之云

明外史詹仰庇傳仰庇安溪人由南海縣授御史隆慶三年帝頤就聲色陳皇后微諫帝怒出之別宮外庭皆憂之真敢言仰庇入朝遇舊禁中出詢之知后廢疾危駕即上疏言先帝懷賢淑作配陛下為宗廟社稷內主陛下宜遵先帝命駕宮闈之好近聞皇后移居別宮已近一載抑鬱成疾陛下略不省視萬一不降如聖德何臣下莫不憂惶徒以事涉宮禁不敢頌言臣謂人臣之義知而不敢言死言而觸諱亦

當死臣今日固不惜死願陛下采聽臣言立復皇后中宮時加慰問臣雖死賢於帝王批答曰后無子多病移居別宮卿自適以冀却疾爾何知內庭事願妾言仰庇自分得重還同列亦危之及旨下驚喜過望仰庇底益歡喜

皇太后部雜錄

晉書五行志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瑠璃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并干寶以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貴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為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

元康三年四月榮陽雨雹六月弘農湖城陰華又雨雹深三尺是年賈后凶淫專恣與春秋魯桓夫人同事陰氣盛也

元康九年三月旬有八日河南榮陽湖城陰華傷禾五月南郡是時后賈因驟滋甚及冬遂廢慈懷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乘威怪之未與元年成都王送后處之金墉城是後還立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荀藩表全之雖後來還位在位然憂逼折辱終古未聞此舉火之應也

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策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風後桓元篡位乃降后為零陵縣君不降之前也

魏志文昭皇后傳注魏書曰有司奏建長秋宮帝

置書迎后詣行在后上表曰妾聞先代之典所以奉國久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與內教今踐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淑統運六宮要自省愆隨不任榮耀之事加以親疾敢守微志願書三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會疾遂愈夏六月丁卯崩於鄴帝哀痛甚嗟問后皇恩殺臣松之以為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著史者以為大惡耶則宜隱而不書若謂為小惡耶則不應假為之辭而崇飾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關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干覬諸后言之善者難以實論陳氏嗣落良有以也

兼明書大中年間毛詩博士沈明進新添毛詩四篇表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為三百篇之首蓋先儒猶次不當耳今別撰二篇為鼻舜詩取虞人之箴為周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為文王詩讀以此四詩置關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卑卑之義也朝廷嘉之明日沈朗論詩一何在舜詩之篇大古今或殊其以關雎居先不可易也古人為文語事莫不從實至若自家刑國故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經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由此而論則關雎居三百篇之首不亦宜乎語曰師聲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則孔子以關雎為首則子白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若正牆面而立也然則關雎居周南先矣且詩有四始一曰風二曰小雅三曰大雅四曰頌周南實國風而以帝王之事冠之則夫四始

當死臣今日固不惜死願陛下采聽臣言立復皇后中宮時加慰問臣雖死賢於帝王批答曰后無子多病移居別宮卿自適以冀却疾爾何知內庭事願妾言仰庇自分得重還同列亦危之及旨下驚喜過望仰庇底益歡喜

皇后部雜錄

晉書五行志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瑠璃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并干寶以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貴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為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

元康三年四月榮陽雨雹六月弘農湖城陰華又雨雹深三尺是年賈后凶淫專恣與春秋魯桓夫人同事陰氣盛也

元康九年三月旬有八日河南榮陽湖城陰華傷禾五月南郡是時后賈因驟滋甚及冬遂廢慈懷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乘威怪之未與元年成都王送后處之金墉城是後還立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荀藩表全之雖後來還位在位然憂逼折辱終古未聞此舉火之應也

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策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風後桓元篡位乃降后為零陵縣君不降之前也

魏志文昭皇后傳注魏書曰有司奏建長秋宮帝

置書迎后詣行在后上表曰妾聞先代之典所以奉國久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與內教今踐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淑統運六宮要自省愆隨不任榮耀之事加以親疾敢守微志願書三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會疾遂愈夏六月丁卯崩於鄴帝哀痛甚嗟問后皇恩殺臣松之以為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著史者以為大惡耶則宜隱而不書若謂為小惡耶則不應假為之辭而崇飾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關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干覬諸后言之善者難以實論陳氏嗣落良有以也

兼明書大中年間毛詩博士沈明進新添毛詩四篇表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為三百篇之首蓋先儒猶次不當耳今別撰二篇為鼻舜詩取虞人之箴為周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為文王詩讀以此四詩置關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卑卑之義也朝廷嘉之明日沈朗論詩一何在舜詩之篇大古今或殊其以關雎居先不可易也古人為文語事莫不從實至若自家刑國故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經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由此而論則關雎居三百篇之首不亦宜乎語曰師聲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則孔子以關雎為首則子白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若正牆面而立也然則關雎居周南先矣且詩有四始一曰風二曰小雅三曰大雅四曰頌周南實國風而以帝王之事冠之則夫四始

置書迎后詣行在后上表曰妾聞先代之典所以奉國久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與內教今踐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淑統運六宮要自省愆隨不任榮耀之事加以親疾敢守微志願書三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會疾遂愈夏六月丁卯崩於鄴帝哀痛甚嗟問后皇恩殺臣松之以為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著史者以為大惡耶則宜隱而不書若謂為小惡耶則不應假為之辭而崇飾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關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干覬諸后言之善者難以實論陳氏嗣落良有以也

之倫也其矣不知沈明自謂新添四篇爲風乎爲雅乎爲風也則不宜歌帝王之道爲雅也則不可置闕雖之前非惟首尾乖張實謂自相矛盾其爲妄作無乃甚乎

鼠璞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變盈升子攷之江充傳先治甘泉宮轉至未央椒房上官桀傳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劉輔傳於是減省椒房後庭用度及馬援以椒房不預宴臺之大椒房殿爲后所居固分明師古注椒房謂以椒和泥塗取其溫而芳却有此理詩曰貽我握椒注椒芬香也男女相說交情好也其義恐出此離騷經云播椒房兮成堂與石崇塗屋以椒不過取其芬香於發衍益升初無關涉成帝寵趙婕妤復建椒風殿以居之今例以椒風爲皇后事非是

漢書山謙之丹陽記曰皇后正殿曰顯陽東曰含章西曰徽音皆洛陽官署名也名起後漢

清波雜志元祐大昏曰正獻公當國執議不用樂宣仁云尋常人家娶備新婦尚要錢簡樂人如何官家却不得用欲聖云更休與他過率執理會便自安排

著遂令教坊鈞容伏宜後門裏皇后乘車甫入兩部關門樂具舉久之伶官雖出實物語人曰不可似得這箇科第相公却不教用實錄具書納后典禮但言婦禮不賀不及用樂一節王彥深繫年錄載六禮特詳亦不書此

事臣呂大防等言昨奉聖旨宣諭皇帝納后有期已令人內侍省檢舉施行并伏以聖山勝夏清溪與周子愛度土之辰親迎造舟之地若稽盛典通契亨期

五八國事集

將開前殿之模宜謹曲臺之讓恭惟皇帝陛下天錫仁孝日新光明躬親萬幾雖東朝之訓表帥九御尚處中堂之尊伊欲逐于家邦必先正其服位太皇太后殿下念宗廟之奉篤風教之先歷詢慶門咨求淑媛將協定祥之兆當陳備物之嚴奉命惟行體二儀之判合舊章可舉在六禮之親成自納采至於告期慈命使迄乎上禮車服有等幣賁有常古今相沿方冊具載臣等不勝大願伏望聖明詔諭勅奉常考於華於前王參節文於通禮制爲成式付在有司哀麗較珪益重諸婚之義金根驪馬悉全象物之宜足以彰有命之自天知得賢之配聖善承傳敦流化萬方凡在懷生率同大慶太皇太后降詔前覽謂元祐納后禮制視天聖景祐討論特爲詳備天祐皇家母儀得昭慈之賢其後撥亂反正期數中興之主功參十亂茲謹具者焉

石林燕語漢凡王宮皆曰禁中後以元后父名禁遂改崇爲省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稱詔武后名顯遂改詔爲制

懷鄉錄國初追冊后始於孝惠建隆三年四月追冊爲皇后乾德二年三月諡曰孝惠太常上議攝太尉皇弟開封尹奉開繼之者淑懿懿德章懷章穆溫成明達明節成穆凡八行焉母后又不與也惟明道二年十月三十日追冊美人張氏爲皇后十一月三十日詔追冊皇后官告笑黃進入內是時郭后正位中宮仁宗追念遺德特崇位號故不盡用后制然以儀體廢極乃舍冊用告下侍妃嬪雖曰欲從後禮然手名相實訂禮者要失所據矣其後溫成卒奉冊孫威

明倫彙編宮闈典第四十四卷皇后部

敬汚以樞密副使力爭不肯行事亦可見當時之公議焉

東坡集陳皇后廢處長門宮閤司馬相如工爲文章百金爲相如文君取酒相如爲作長門賦以僞主上皇后復得幸予觀漢武雄猜忍暴而相如乃敢以微詞哀慢及宮閤間太史公一說李陵事以爲意沮貳師遂下獄室陳皇后得罪坐衛子夫千夫之愛不減李夫人豈區區賦師所能比乎而於相如之賦獨不疑其間於子夫者豈非幸與不幸固自有命歟世以禍福論工拙而以太史公不能保身於明哲者皆非通論也

古今攷王后市社攷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撒律制祭之以陰禮郎司農云祭之以禮禮者言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鄭元謂陰禮者婦人祭禮也此禮他無所見惟周禮有之前朝後市王宮之北王后主市古亦難攷又有先后所立之社不知爲誰豈亦立社禮而以婦人往祭歟於古不見此禮後世未嘗有之

偶書王非其妻其女爲孝平后稱疾不起守奉終身冒丕葬漢其妹爲孝獻后以直抵軒涕泣橫流楊堅篡周其女爲天元后憤惋不平形於辭色徐德謩吳其女爲太子妃妃聞呼公主則涕泣而辭四婦人者不聽其至親所爲如此可以見天理人心之不泯矣文獻通考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皇后皆所生子爲帝而奉上尊號者也蓋宗以郭汾陽孫女爲妃既爲令族又有淑德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姦立之後後宮不得遂終身爲

第二四八篇 之五八篇

紀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以至宣宗既有太子
宣官輒廢之而他立雖中人專橫今古所無然亦因
後房虛位官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親戚之人
故上躬雖司之際幸輔既隔於外庭中人遂得以肆
行無忌雖遠隔官私立所厚而莫由禁止也
魯元增其弟而不知帝之為人主也惠帝妻其甥而
不知妻之為主后也太上者民之父母如此豈可以
幸卿重之哉

續文獻通考金代后不娶別族必甥舅之家有周姬
齊姜之義

遼太宗天顯八年七月行納后禮此時靖安后猶在
不知所納者何人將紀載有誤也

皇后部外編

述異記湘水去岸三十里許有相思室望帝臺昔舜
南巡而葬於蒼梧之野竟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
及相與慟哭淚下沾竹上文上為之斑斑然

功實以事其上雖有寵祿不足以自固矣故有宗廟之祭祀應豆之濯洗不可以不致其潔有王后之奉養膳羞之精備不可以不盡其心有祭服之元黃歲功之所施不可以不盡其力有桑盛之饋食賜之贊佐不可以不盡其體繫之習與性俱成安知四事為不可忽所以有賴於九嬪之教

鄭康成曰教各帥其屬者亦使九九相與從於王所息之燕寢御猶進也勸也進勸王息亦相大叙凡舉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遍云自望後反之

凡祭祀贊玉齎贊后勸徹豆盥

鄭康成曰王齎玉敦受黍稷器

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叙哭者亦如之

世婦掌祭祀賓客與祀之事帥女宮而灌徹為齋盛及祭之日撤陳女宮之具凡內雜之物

王昭禹曰執其藉以事人者謂之婦記曰納女于天子備酒醑婦之事人有廣嗣之義故謂之世婦

鄭康成曰天官世婦以廣嗣為義春官世婦卿以掌女宮之宿戒各同而官異不得不分內外

鄭康成曰不言數者君子不有于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

掌中臨于卿人大之喪

鄭康成曰王使往弔 賈氏曰案司服公卿大夫皆王親弔之此又使世婦者蓋使世婦致禮物但弔是大名雖致禮亦名為弔 王氏曰世婦視

大夫故使弔臨於卿大夫之喪

鄭康成曰昏義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掌御叙于王之燕寢

劉執中曰九嬪云以時御叙者期望尊卑之叙此言御叙於王之燕寢者以九人長少為叙 林氏曰小星時曰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所謂御叙則有貴賤別下之名故也 鄭康成曰于王之燕寢則王不執后宮恩 王昭禹曰王有六聚一為路寢五為燕寢女御御叙之所九嬪王所此言燕寢實一也 李氏曰女御掌叙于王之燕寢不使九嬪世婦掌之防上之專妒蓋女御官卑不敢嫉妒自專則內無怨女子孫衆多

以歲時獻功事

王昭禹曰歲時者歲終之時典婦功所謂秋獻功是也 鄭康成曰絲枲成功之時 史氏曰嬪婦化治絲枲女功之常女御掌獻其事則其勤情又有勸懲矣

凡祭祀贊世婦

王昭禹曰祭祀之事世婦所掌女御預贊之事

鄭康成曰助其帥陳女宮也

大喪掌沐浴

鄭康成曰王及后之喪

后之喪持哭

鄭康成曰翼棺飾持而從槨車 黃氏曰案禮器云天子八轎又漢制度皆數轎后喪亦同將葬向殯之時使此女御持之左右各四人故鄭云持

而從槨車 王氏曰后之喪持哭者女御以蔽備后為事

鄭康成曰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云

漢興因秦之稱號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稱武帝制使侍嫔嬪修華充依各有爵位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

按漢書外戚傳漢興因秦之稱號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

師古曰良善也八七祿秩之差也長使少使主供使者

至武帝制使侍嫔嬪修華充依各有爵位

師古曰使言操事於上也什美稱也嫔嬪皆美貌也修修言美矣也便習之事也充依言充後庭而依秩序也

而元帝加昭儀之號

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

凡十四等云

師古曰除皇后自昭儀以下至秩百石十四等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使侍視上卿比列侯嫔嬪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

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是為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者二千者舉成數耳

修華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

師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得千八百

石耳大上達第十六爵

美人觀二千石比少上達

師古曰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少上達第十五爵

八子觀千石比中更

師古曰中更第十三爵也

充依觀千石比左更

師古曰左更第十二爵

七子觀八百石比右庶長

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

夏人觀八百石比左庶長

師古曰左庶長第十爵

長使觀六百石比五大夫

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

少使觀四百石比公乘

師古曰公乘第八爵

五官觀三百石

師古曰五官所掌亦衆外之五官也

順常觀二百石無清共和樂重保林員使夜者皆觀百石

師古曰清原也無清言無所不潔也共謂曰恭言

恭順而和柔也樂重可以娛樂情重也保安也保

林言其可安樂如林也良使使令之善者也夜者

主職夜事

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親有秩斗食云

師古曰家人子者言采擇見家子以入宮未有職

號但稱家人子也斗食謂佐史也謂之斗食者言

一歲不滿百石日食一十二升

後漢

後漢光武帝惟設貴人之制

按後漢書后妃傳叙光武中興斷離爲什六宮稱號

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累數十斛

安帝是光元年夏四月丁巳尊孝德皇后爲元妃耿氏爲

甘陵大貴人

按後漢書安帝本紀云云

魏

文帝實初 年後宮增貴嬪淑媛修容順成良人之

號

按魏志后妃傳叙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

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

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

淑媛修容順成良人

黃初七年遷後宮淑媛昭儀以下歸其家

按魏志文帝本紀黃初七年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

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

休撫軍大將軍司馬懿王並受遺詔輔嗣主遣後宮

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

明帝太和 年增置宮官位號列爵十二等班秩一

視外朝

按魏志后妃傳叙明帝增淑媛昭儀修儀除順成官

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

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

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

公昭儀比縣侯昭儀比鄉侯修容比亭侯修儀比關

內侯婕妤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二千石

晉

晉定妃嬪車輿章服爵珥之制

按晉書輿服志三夫人油軒車駕兩馬左騎其貴人

輿備蓋轎三夫人助駕乘青交路安車駕三皆以紫

綵制軒車九嬪世婦乘軺車駕三 貴人夫人貴嬪

是爲三夫人皆金章紫綬章文曰貴人夫人貴嬪之

章佩于寶玉 淑妃淑媛淑儀修容修儀修媛修好

容華充華是爲九嬪銀印青綬佩玉貴人貴嬪

夫人助駕服純綵爲上輿下皆深衣制太平晉七

轎皆黑翟裙又加翟珥九嬪及公主夫人五轎皆

三轎助駕之義自古而然矣

武帝泰始十年詔不得登用妾媵以爲正拜夫人

九嬪一依魏氏故事

按晉書武帝本紀泰始十年春正月丁亥詔曰嫡庶

之別所以辨上下明貴賤而近世以來多皆內寵登

妃后之職亂尊卑之序自今以後皆不得登用妾媵

以爲嫡正

按宋書禮志晉武帝泰始十年將聘拜三夫人九嬪

有司與禮畢后聘以駝珪無委腰禮費之制詔曰拜

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象太常拜夫

人衆御史中丞拜九嬪

宋

宋初嬪御一依晉制而省二才人又定妃嬪章服佩

玉之制

按宋書后妃傳叙晉武帝深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

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

貴本為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修容修華充華是為九嬪位視九卿其餘有榮才人人才人皆視十石以下萬祖受命省二才人其餘仍用舊制 按禮志貴嬪夫人貴人金章文曰貴嬪夫人貴人之章華殿佩于真玉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修容修華充華銀印更曰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修容修華充華之印青綬佩五采璽

華貴帝厚三年更定六宮位號

按宋書孝武帝本紀不載 按后妃傳序貴嬪魏文帝所制夫人號武帝初建魏國所制貴人漢光武所制淑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帝所制淑儀修華晉武帝所制修容魏文帝所制修儀魏明帝所制修容修華晉武帝所制修容修華晉武帝所制美人漢光武所制世祖孝建三年省夫人修華修容置貴妃位比相國進貴嬪位比丞相貴人位比三司以為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華以代修華修儀修容又中才人充依以為散位

大明三年詔六宮妃嬪修親奉之禮

按宋書孝武帝本紀大明三年冬十月丁酉詔曰古者周朝齊壇奉新妾慶分蘭元郊以供純服來歲可使六宮妃嬪修親奉之禮

唐帝景和元年冬十月己卯以宮人謝貴嬪為夫人加虎黃輅駑駘龍所出繫入譯

按宋書廢帝本紀云云

明帝泰始元年省淑妃昭華中才人充依復置修儀修容才人具人

按宋書明帝本紀不載 按后妃傳序云云

泰始三年更六宮位號詳置內職擬同百官備位

按宋書明帝本紀不載 按后妃傳序泰始三年又省貴人置貴妃以備三夫人之數又置昭華增淑容承徽列榮以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修華修儀修容為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凡五職班亞九嬪美人中才人人才人三職為散位其後宋肅留心後房擬外百官備位置內職

南齊

高帝建元元年增定六宮位號

按南齊書高帝本紀不載 按后妃傳序建元元年有司奏置貴嬪貴人夫人為三夫人修華修儀修容淑妃淑媛淑儀婕妤容華充華為九嬪美人中才人人才人為散職

武帝永明元年加貴妃淑妃金章綬綬進淑妃位同貴妃

按南齊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后妃傳序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並加金章綬綬佩于真玉淑妃舊擬九嬪以淑媛為溫恭之稱妃為亞后之名進同貴妃以比三司夫人之號不殊蕃國降淑媛以比九卿

永明七年復置昭容位在九嬪

按南齊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后妃傳序云云

梁

梁武帝永明初續婚之數無所改作

按梁書后妃傳序高祖撥亂反正深鑒舊過惡衣菲食務先節儉配德早終長秋職位嫺嫺之數無所改作

陳

文帝天嘉 年詔立後宮擬占三夫人九嬪置貴五職三職號為散位無員數

按陳書后妃傳序世祖天嘉初詔立後宮員數始置貴妃黃嬪貴姬三人以擬古之三夫人又置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修華修儀修容九人以擬古之九嬪又置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五人謂之五職亞於九嬪又置美人人才人人才人三職其職無員數號為散位

宣帝大建十一年勅主衣尚方諸室署不得繕造桑物後宮僚列時加量遣

按陳書宣帝本紀大建十一年十二月己巳詔曰昔舜舜在上茅屋土階湯禹為君華杖象帶至如甲候珠絡華帳璫璫未能雍熙徒聞侈飲朕企仰前聖思弘王道安拯民靈今可宣勅主衣尚方諸室署等自非軍國資須不得繕造桑物後宮僚列若有游異檢庭啓奏即皆量遣

北魏

道武帝始設夫人皆有品次

按魏書后妃傳序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至於昭成之前世崇儉質妃嬪嬪御率多缺焉惟以大弟為稱而章平思昭穆惠煥烈八帝妃后無間太祖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

太武帝增設左右昭儀及貴人

按魏書后妃傳序世祖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中式數等後庭漸已多矣

孝文帝改定內官位視列卿